古韵轩

七律·春日感怀

春分时节雨连绵，
纵目阳台绿满园。
林间喜鹊歌盛世，
楼前香樟颂华年。
日暮红霞映万里，
人老热血蔚九天。
但使青春不流逝，
立马横刀奏凯旋。

——孙载夫
2021年3月20日·农历春分

（作者系中共湖南省委原副书记、省纪委原书记、中共邵阳市委原书记）

湘西南诗会

春天的味道

李 斌

翻开山峦的章节
满眼绿叶
开始窃窃私语
刚刚脱离寒意的阳光
神情温暖
眸光扫过
让时间站立起来

面朝小村
收获许多湿迷的感动
静静守候
有关鲜花的开场白
腾出双手
接住无比心动的季节

（李斌，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诗歌学会会员）

樟树垅茶座

又见菜花开

申云贵

下了几天雨，天忽然晴了。太阳像一张灿烂的笑脸，天蓝得像被水洗过。这样的天气，人的心情也轻松起来，像忽然脱掉穿了一个冬天的厚棉衣。

开车经过郊外，一片片金色的云霞从公路两边扑面而来，是油菜花开了。

我把车停到路边，按下车窗玻璃，一股熟悉的芳香立即涌进车里，沁人肺腑。放眼望去，田野、山坡，到处是盛开的油菜花，一垄垄，一块块，像金色的地毯，又像黄色的绸缎。那金黄的颜色，炫人眼目；那金黄色的美，震撼人心。

油菜花不是为了供人观赏而开的。它的花色单一，缺少姹紫嫣红；它的结构简朴，缺少绚丽多姿。与一些常见的花相比，它显得平凡，显得卑微。油菜花是为农人开放的。它开的是希望，开的是生活。它的开放，预示着收获。所以，它开得粗野，开得恣意，开得热热闹闹，开成一片一片的霞，开成一块一块的锦。

小时候家里年年种油菜。秋末冬初，父母育好油菜苗，等到天气晴好，把它们移栽到田里和山坡上。油菜并不选择土壤，也不畏惧严寒，种下后，它们迎着冷风，沐着雪霜，长得绿油油的。过完年，几场春雨下来，某天早晨，或某个黄昏，你会忽然发现，它们开花了。朵朵黄花，俏生生地立在烟雨中，惹人怜爱。又过些日子，天气放晴，油菜地就变成了一片黄色的海洋。

油菜花开了，母亲笑了。在母亲的心里，成长着一个金色的梦。梦里的油菜花变成了花花绿绿的票子，变成了黄澄澄的液体。而油菜花则像乖巧听话的孩子，总能如母亲所愿。三个月后，花谢了，枝头留下参差不齐、密密麻麻的荚，荚里是成熟的菜籽。收获的油菜籽，大部分被母亲卖了，得到的钱除了为我和弟妹们买新衣服，剩下的成了我们的学费。还有一部分油菜籽拿去榨油，有了油，家里就不会吃“红锅子菜”了。

在我的印象中，榨油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。那次，母亲带着我去榨油。油坊里挤满了榨油的人，盛菜籽的箩筐从屋里摆到了台阶上。油坊的师傅忙得不可开交，他们先把菜籽炒干、碾碎、蒸得半生不熟，然后用稻草和铁箍把菜籽粉固定成饼，接着把几十个菜饼放进“油槽”里。看着金黄的液体从“油槽”底部汩汩流出。我忽然问母亲：“这样榨，油菜籽会痛吗？”母亲先是一愣，接着脸上露出赞许的微笑，说：“等你长大就知道了。”现在，我终于明白了母亲“赞许的微笑”的含义：她是鼓励我做事要多动脑筋，做人要善良，要有同情心。

母亲常常说，油菜花是苦命花，长在寒冬，开在早春，枝干被用来作柴火，或埋进地里作肥料，菜籽被用来榨油。母亲所言不虚，我在网上查了一下，油菜的别名叫“苦菜”。我咀嚼着母亲的话，想起了她在煤油灯下为我缝补衣衫的情景，想起了她“双抢”时汗流浃背的样子，还想起了她扛着扁担冒着寒风走村串户收破烂的身影。为了儿女日夜操劳的母亲，又何尝不是一朵油菜花！

远处的油菜地里来了一对情侣，他们倘佯在花丛中，时而依偎着窃窃私语，时而用手机对着油菜花拍照。几个小孩跑了过来，他们发现了蜜蜂，又看见了蝴蝶，于是叫着，跳着，有的追蜜蜂，有的赶蝴蝶。山上的迎春花笑了，山脚下的桃花笑了，池塘边的柳枝也笑了，太阳笑得更灿烂了。

此刻，住在老家的母亲一定也在盛开的油菜花旁笑着。

（申云贵，邵东市作协会员）

◆旅人手记

龙抬头，走雀塘

肖克寒

“二月二，龙抬头。”喝碗春酒，到那看风景去。那地方不远，新邵雀塘镇。

轻风如约，陌上花开。那些桃花、李花、梨花，还有叫不出名的花，让人想起古乐府诗句：“日出东南隅，照我秦氏楼。秦氏有好女，自名为罗敷。罗敷喜蚕桑，采桑城南隅……”

早年印象中，雀塘镇有几处好景致。

譬如飞凤山。逶迤葱茏，灵气浮动。山下，有近代名人樊锥故居，坐落“飞凤”颈部，前面开阔，后面青山环绕，静幽古朴。樊锥涉猎诸子，旁证西学，思想活跃，于所作课艺中，倡言“揽子墨之流，证欧罗之续，总绝代之殊尤，辨章乎宏录”，世所称赏。可以说，樊锥精神，是一方真风水。

天台岩。其山酷似铜鼓，顶上可观日出，可瞰古城邵阳，耳边可闻鼓声。半山腰有“天坑”，深不见底，水不断流。天台岩右侧，有仙凤岩，洞口狭小，仅容一个人进入。洞内冬暖夏凉，可摆十来桌酒席。

麻溪水，清又弯。一句俗语代代流传：“上麻水滔滔，下麻寻水烧……”其中，藏着个讽时劝世故事。

譬如麦元水库，离镇政府才三公里。山水相融，犹如乡村碧玉。水库建于上世纪60年代。岁月沸腾，家家出工，人人鼓劲，一锄一锹，汗水汪成这泓翠绿……

这片红丘陵，像张画布。时间挥毫泼墨。雀塘路，感觉越走越深——

清风引行，画卷层层铺开——走着走着，一抹油彩呈现。这个地方，村名很土，竟与“庙”相关。村道像条条玉带，两边开满春花，竹树与花朵相间，好鸟啁啾其间。人语声喧，屋舍俨然。登柑橘园观景台，但见百亩果林，枝叶层叠，铺绿摇翠。据说有果树几千株，品种几十个。

果园主人，五十出头，面色黝黑，两道浓眉下，精光烁动。他掰着古铜色指头，叙述着创业史。看他那双棕色皮鞋，鞋帮破旧，沾满黄泥，即是最好诠释。他的故事，从三棵老橘树开始：摘下一个橘子，品尝后，发现了可贵的“糖度”……从此，他像一只蜜蜂，追赶着“糖度”。先是流转土地。这片土地，生长过苞谷、红薯，生长过荞麦、高粱，生长过尾参药材，但没有生长过成片“黄金果”。接着是科学耕耘。这片土地，风耕过，雨耕过，太阳和月亮耕过，但很多新理念没有耕耘过，新理念是杆犁。接下来，还有市场分析、宣传策划……

咬一口“红心脐橙”，汁液满口，甜味醇绵。细咂摸，却有人生酸甜苦辣……

走着走着，又一块油彩铺现。这个地方，村名很雄，与“龙”关联。百余亩苗木基地里，樱花娇艳如敷脂粉，西府海棠淡妆带露，红叶石楠灿若霞帔，大叶黄杨生机盎然，更有如雪玉兰、傲雪红梅、娴静女贞……

那儿，又是什么奇景？一个白色气罐，十几米高，昂然耸立于村中。原来是民用天然气站。那张村规划图，像是宣言，昭示乡村振兴最新信息。记忆映现：晚霞中，炊烟袅袅，牧童负柴归来。老母从烟熏火燎的厨房中走出，用围裙揩着眼圈；一辆手扶拖拉机，在烂泥中打着滑，喘着黑烟，将煤炭运抵村口……

拧动老何家水龙头，热水奔涌而至。穿高跟鞋的桂嫂，打开液化气灶，熊熊火苗，像是绽开一朵彩色莲花……

走着走着，眼前更有一片红火：再生资源产业园。全省有名呀！几年前经省发改委批准纳入省级园区管理，以后连续几年列入省重点建设项目单位，现有20家规模工业企业。

太熟悉了，太熟悉了。又倍感陌生。曾经沉重写过：一条灰扑扑的主街，两边五花八门的店牌，收集来的废品堆积成山……

有人过来了。咦，那不是“麻司令”吗？戴顶安全帽，穿身灰色工作服，在嗡嗡机器声中现身。此人接触过几次。在带着温度的成品边，我握住他的手。觉得他那指节骨胳粗大，有力。“麻司令”说起企业发展，如数家珍，但数着数着，又感叹不已。厂门外那棵桂花树上，鸟儿们叽叽喳喳议论……

这园区里，除了遇见长途货车，除了听见外省乡音，又遇上了开口“产业链”闭口“循环经济”的“刘老根”“孙大牙”“九哥”“能干婆”，就好像在红丘陵上，遇见了一株株毛竹，一棵棵茶树，一枝枝油菜花……

多年前，他们在东莞、龙华或其他地方，向留守的亲人问候。

红丘陵如画，但这画里不只是风景。一阵春雨拂过，有无数梦想升起。梦里有先贤樊锥的背影。我的眼睛不禁湿润起来。

（肖克寒，新邵县作协主席）

垂柳

刘玉松 摄

双清 SHUANGQING

◆精神家园

梨花白头为清明

龙小英

晏殊《破阵子》有谓：“燕子来时新社，梨花落后清明。”

其实不然，梨花虽然开得早，却是零零星星的，不成气候。等到清明时，梨花才算盛开，那是密密麻麻地开，漫山遍野地开，正好与清明应景，烘托一种悲凉，澄清尘世浮华。

那一片白色，如白云跌落人间，似白雪拥吻青山。这纯净的白，静美如玉，清澈如水，不染纤尘，不着痕迹。这质感的白，能够剔除人心里的杂念，沟通天地人之间的信息。

如果再飘落些许细雨，幽幽暗暗中，你会思绪飘渺，随着云烟入禅了。冥冥中，你与先人对话，你的思念找到宣泄的出口，你的执念也慢慢放下，你的心会像梨花一样剔透，像春雨一样清明。

缀满梨花的小径上，人们挎篮提袋，荷锄执刀，朝着一块块土丘走去。那里是他们深藏于内心的圣地，那里深眠着他们的亲人，那里深埋着他们的牵念。用镰刀清除杂草，用锄头刨开腐叶，摆出祭品，或口中碎碎念着，泪眼朦胧；或低头不语，心里却翻腾着。人们好像回到了孩童时期，不会说谎话，没有功利心，只有虔诚，只有忏悔，只有悲，只有爱！

树梢上有微风拂过，素白的梨花奉上祭奠的花篮，杜宇的几声鸣叫让身边的山林更静，让头顶的天空更高，让你穿越到从前和躺在这里的亲人在一起的时光，那么远，那么近。

我也和这些人一样，在父母和上几代人坟前“尽孝”，履行作为子孙后代的职责。待恭恭敬敬地举行完一年一度的盛典之后，带着稍许轻松的心情采野菜去。

清明时节，花红柳绿，草长莺飞，各种嫩苗不约而同地从地里钻出来，从树上冒出来。农村长大的人当然知道哪些能吃，哪些不能吃，小时候，这些野菜可是我们度过饥荒的基本保障。所以，野菜于我，远不止是新鲜美味，那是故交，是童年的印记，是艰涩而美好的回忆。

清明时节最适宜采摘的就是蕨菜和水棉花了，也是我的最爱。我在山坡上一路搜寻一路采摘，收获颇为丰厚。正采得高兴，忽然感觉一缕轻烟飘过，原来我来到了一座坟前。上坟的人竟然是一位老太太，孤身一人。这是一座新坟，黄黄的底色上零星长出些杂草，没有墓碑，不知道老人祭奠的是她什么人。只见她满脸沟壑，干瘪的嘴唇颤动着，像在细语，像在抽泣；那一头稀疏的白发被风吹得乱蓬蓬的，跟坟头上的野草一样，孤零零地摇摆着，像在诉说，像在叹息。

看着这一幕，我不由得心里一抽，眼泪滚落下来。我蹲下来，关切地望向她，欲言又止。老奶奶看见了我，面无表情。我知道她是不愿被问及，许是往事不堪回首吧。生死两茫茫，春风难扫心底霜！我把手里装满蕨菜的塑料袋放在她身边，默默离开了。

回程路上的蕨菜很多，同行的人采得好开心，我却提不起兴致。眼前晃动的是那满坡的梨花，还有老太太那满头白发，像雪一样白，白得目眩，白得心痛。

脑子里突然冒出一句：梨花白头为清明。不说流年苦，终是意难平。

（龙小英，邵阳人）